

一条清澈而丰沛的文学河流

——《李汉荣先生作品评论集》序言

张芳

2021年一个阳光灿烂的春日，李宜蓬先生走进我的办公室，说起汉中地域文学的代表作家，人文学院一直想为李汉荣先生举办研讨会，但屡屡被汉荣先生婉拒。我满心欢喜打电话过去，以汉荣先生隐逸散淡的心性，自然是怕劳烦大家的，但在我们坚持下，他总算勉强同意了。

2021年9月24日，陕西省作协、陕西理工大学、汉中市文联在陕西理工大学举办李汉荣先生作品研讨会，来自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国防大学等高等院校及上海、广东、西安、宝鸡等全国省市的作家评论家汇聚一堂，那是激情洋溢、文心澄澈的文学聚会，意兴淋漓、酣畅淋漓处，让人宛若回归文学神圣的上世纪八十年代。

李汉荣先生迄今出版二十余部作品，他的诗歌、散文九十余次入选语文教材教辅，被称为对语文教育影响深远的作家，他的《河流记》获得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家园与乡愁》获得第八届冰心散文奖，《李汉荣散文选集》连续13次再版。然而，这是李汉荣先生唯一的一场研讨会。研讨会后整理总结的这本评论

集，也是关于李汉荣先生作品的第一本评论集。这本评论集的作者，有专业从事文学研究的教授、有年过七旬的睿智长者，有正在就读的文学硕士、也有中小学语文教师、监狱工作者，他们很多人并不曾见过李汉荣先生，完全是因他的作品而满怀渴慕之情，直抒胸臆，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对李汉荣先生作品的理解。阅读的过程，便如沿着一条野花烂漫、清澈而丰沛的河流漫步。

这是一条诗意蔓延的自然之河。李汉荣先生曾说，临河而居是他最大的福气。李汉荣先生生长于家乡的漾河旁，溯流而上，是千里汉江的源头，奔流而下，是平静悠扬的沔水。勉县定军山是诸葛先生的安葬之地，十里草木散发着孔明先生的智慧之光。淳朴的山乡青翠连绵的山野滋养着他，他的作品让我们重回诗经楚辞的古典，唐诗宋词

如庙宇的老屋，让我们重新感受那份乡土情怀和田园诗意的温暖。正如他在《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中说，这是进行审美教育与生态教育的过程，草木万物是有灵性的，在时间洪荒里安坐的旧家具是温情的，他的作品也因此而独具丰厚的艺术魅力、独特的审美价值。

这是一条辽阔而厚重的生命之河。陈忠实先生曾赞赏李汉荣的作品有诗的韵律和诗的情怀，高峻伟岸的崇高意象。一向温和清瘦的他也有金刚怒目的时候，面临河流的断流与污染，他曾在政协会议上大声疾呼落实河长制，这是作家的敏锐与良知。十年之后2016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要求各地保护水资源，防治水污染，改善水环境，修复水生态，全面建立省市县镇四级河长体系，为维护河湖健康生命，实现河湖功能永续利用提供制度保障。污水奔流而下汇入汉江，由诗歌转入散文，李汉荣先生的作品里

满怀着杜甫般的忧患。他对现代化城市的快速发展，乡土文明的日渐解构心存担忧，他希望能够拯救精神荒原，重建精神家园。今天我们读他的《一个村落的消失》，那是宁静乡土被城市化工业化侵蚀的痛楚，依然可以感受他的焦虑，那是身为作家人文情怀、责任和担当。

这是一条闪烁着哲思光芒的心灵之河。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散文奖对李汉荣作品《河流记：大地伦理与河流美学》授奖辞写到：“在李汉荣笔下，河流穿行于大地，向人类喻示大地的伦理。通过河流，人类孕育文明，用古老的禁忌推演出世间的美德。河流如此澄澈、博大而谦卑，一如行者、哲人与母亲，俯仰天地，启迪众生。”李汉荣先生的作品如带给我们灵性启迪和心灵洗礼的河流，他推崇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从他早期的诗集《驶向星空》到新近出版的《万物皆有欢喜时》，他是天地宇宙间的一个赤子，待生灵如兄弟，待万物如同胞，读他的作品常常有如佛经沐浴的庄严柔软心、慈悲心、敬畏心，由人同亲情到自然万物，由田园诗意到日月星

辰宇宙空间，他的文字充满哲学的张力，帮助我们点亮那日渐黯淡的灵魂，反思当下的生存困境，而独具智慧抚慰的哲思光芒。

李汉荣先生说，写作最核心的动力，写作者最主要的情结，是对时间的崇拜。崇拜时间，使这位纯粹的写作者拥有了卓然独立的生命品格。他的作品，专注于内心体验和艺术修炼，是古老而清新的歌唱，是焦虑迷惘时的救赎，是时光流转中对精神家园的守望。

陕西省作协副主席方英文在研讨会上说，假如设置中国文学院，生活在秦岭巴山深处的汉中盆地的李汉荣先生，肯定是文学院院士之一。他认为作为杰出的诗人作家，李汉荣先生显然处在中国文学第一方阵。我们何其幸运，能读到这样让我们灵魂安静的作品，汉中何其幸运，有李汉荣先生这样情怀高洁的作家，而他，也成就了汉中这座城市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的荣耀。

谨以此评论文集向李汉荣先生致敬。

汉中文脉

被鸟鸣捡拾的后院

（散文诗）

梅一梵

今夜
今夜的酒凉了。
今夜的酒，准备出发。
今夜的酒，宛若一汪被幼鹿羞怯的嘴唇映照的涧溪，侧身流淌在月光女神半透明的腰窝。
请你轻一点。
再轻一点。轻一点，我就会听见。酒，汲取陶罐的啾啾声；酒，根爨陶罐的啾啾声；酒，悄无声息划动欲望的小木桨，漫过大海睡熟的边境线。
千里之外。
我听见。酒，在准备对手；酒，在扣动扳机；酒，在布设弹道。
羽毛倾泻，丝带萦绕。
酒，低垂着两手空空的幻象及真理，透过布满荆棘的锁孔，窥探远方的另一只豹子狩猎时的专注。
今夜的月圆了。今夜的酒，在月亮的杯盏，访问比泪腺还要伶仃的谁的孤岛。
今夜急需降落。
今夜，我要用鱼贯而来的手，蒙住万物的眼睛，穿过蹲守在窗下的墙根，穿过流淌在水上的灯盏，穿过速度与时间的哀悼，解开被月光紧锁的牢笼去救你。
就像我已经收到你的回答。
菊花便落在了南山
饮酒时，合上喉咙的贝叶。
为的是，让酒的魂魄在古窑的口腔，发芽，分蘖，苏醒。
酒醒来的时候，并非酒本身醒来。而是，先让一口泉醒来；先让被泉水挑着的大地上缤纷斑斓的马鞍醒来；先让大地上挥动游艇，追踪锣鼓，肩扛劳动号子的高粱、小麦、玉米黍，醒来。
黍是什么？黍比小米稍大，八百年前为酿酒佳品。
饮酒时，允许划拳、猜骰子、萝卜蹲、打老虎杠，浑身散发着穷人洁白的笑。
允许以古人为镜，说酒词，填酒令，吟酒曲，帮清风吹拂雾的衣袖，帮月色推开花的小窗。
允许一个人，沉入夜的杯底，一心一意地哭。
酒，豪迈，坦荡，儒雅，风流。
我们举杯，高呼胜利。我们一小嘬，一小嘬，不开口说话，在“品”字上做功夫。
品酒的时候，酒也在品你。我品你的时候，起身，抱

拳，双手接过一小盅月亮的杯盏。
琴声也好，桑麻也罢，咂的一口，菊花便落在了南山。
酒
酒啊！
是喜宴，是生辰，是节日，也是葬礼。
酒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你。
人间有暗器，有陷阱，有毒液，有人心。
然而，总有那么一刻。总会有那么一刻，我们只能举杯对饮。说一些永垂不朽的誓言，说一些金光四射的祝福。祝福我们相聚，再见，转身卸下面具的油彩，让雪花纷飞的八音盒目送我们消失在人世的那一头。
然而。但是。
唯有这一回，你是认真的。唯有这一回，你终究是认真的。
这一回，在我的教育下，你松开记忆的纸鸢，让它帮助我，落在花树下乘凉的后院。
坟头衰草如茵。
一树樱桃，头戴白蝴蝶的萼片。
几枝喜雨，伏在桃花的肩膀，唧唧地笑。
被鸟鸣捡拾的后院
后院，隐居着被月光吟哦的青苔。
后院，雀跃着一窗粉嫩的杏花。
杏花红了，杏花白了，水红色的记忆，在叶子低头一笑的宛然中，长出自己的手心和手臂。
被鸟鸣捡拾的后院。
几天过去了。又几天过去了。
一兜采桑于陌上的白云，由风的枝丫翩然而来，骑在枣树上。
几声珠颈斑鸠，回到木格的旧窗棂，委婉地笑。
从惊蛰笑到春分，从清明笑到谷雨。小满，芒种，狗尾草的牛啤，蓖麻籽的花序。
豌豆吐丝，蚕儿结果。
布谷鸟隐秘地相思。农谚的好收成，这山飞往那山，这河游向那河。
光阴换盏。
杏儿甜了，落了。落在月光杯盏，落在一直蓝印花布的灯捻儿，落在一直石磨的檐下。
被鸟鸣捡拾的后院，没有人吹着口哨上来。
只有雨水带着雨水，只有小路站在小路上等我。



汉水

甜蜜蜜

徐鹏 摄

我只是打了一个盹啊
婆婆和她的手艺就出神入化了
我已经认出
那就是她的手艺
每一朵栩栩如生的构思
都是婆婆老花镜后不老的剪辑
和灵魂的显影
想婆婆了
我就在腊月的世面上
免费看一场漫天飞舞的才艺
这是腊月的世面上
很难买到的艺术珍品
六角形的
洁白
是一种独特的构思
不全是为了喜庆
我认为最深层次的立意
是为了哀悼送别一个岁月
难怪里面没有红色
我记得婆婆才有这样的手艺
她不是在我家的那块风水宝地
躲清闲去了么
她什么时候登上九天
教会了这帮心灵手巧的织女
我只是打了一个盹啊
婆婆和她的手艺就出神入化了
我已经认出
那就是她的手艺
每一朵栩栩如生的构思
都是婆婆老花镜后不老的剪辑
和灵魂的显影
想婆婆了
我就在腊月的世面上
免费看一场漫天飞舞的才艺

雪花

叶志俊

报春使者迎春花

楚文涛

走在乡野间，山溪清浅，溪水静静地流，植根于岩隙、青草之中的迎春花儿们，灿若繁星。一串串娇黄的花蕾，像一支支小喇叭，吹响春天的号角。这些娇嫩的花朵，羞湿地吐着鹅黄，回应和风暖阳，伸展着缠绵与浪漫，尽情地袒露着春天的心思，花影倒映溪水中，春光在上面流淌，春意在上面浅笑，好一幅恬然美妙的临水照花图。
迎春花儿一开，芳菲的早春，便思念如风。
春心的碧意里，豆蔻妙龄的姑娘们，梳洗罢眼眸里的轻尘，她们在心里想，穿哪一件裙子会更美呢？因为，在这个春光旖旎以及春风醉软的日子里，无数个属于姑娘们含羞的眉头，都可能在迎春花瓣期盼生姿的呢喃里，遐思一番自己爱情之路的锦绣。她们不仅要与别的姑娘媲美，还有那么多像在春天里，百花斗妍的花儿呢！小伙子们，心情就更加激动，眼睛也不够用了，他们不仅要欣赏自然的花，更要在意身边流动的“花”。心里顿时涌出许多与花儿有关的诗歌。

迎春花，是高洁的花儿。它们的枝条下垂，但它的根，一定扎根在高处，其下垂的枝梢，也一定呈上扬的姿态，与柔情蜜意的垂柳相比，它们多了几分阳刚之气。正因为此，在迎春花年年爆金枝的时节，它们展示的往往是瀑布一样的气势。迎春花，还是勇敢的花儿。经过冬天霜雪的考验，有些枝条确已干枯，但覆在上面的新枝，一定比枯枝多得多；许多的叶子，尽管也落了，但谁能说，迎春花的枝条上缺失过绿色的叶子呢？迎春花，还是极有责任心的花儿，乐于奉献的花儿。它们以敏捷的速度，从望春的蜡梅那里，接过接力棒，抢先给人们，传递出春天的讯息。
迎春花儿开，更是人间的苏醒。像极了老人们的心思，在春光融融里，愤愤而出。是哟，岁序更替，华章日新，掠过老人们胸腔的，是像迎春花一样内敛的生命力——与世无争，淡定而居。这气息芬芳的迎春花儿们，也吻合着老人们心灵深处，那份微微颤动的岁月激情——一种不炫耀自我的凝重与豁达；一种恪守本真、遗世独立的高洁风范。老人们瞧着和风和煦下的迎春花，更有种说不出的温暖与亲切。于是，时光仿佛也回到了从前。他们更加笃定地生出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喟叹。
迎春花，迎春不争春地美好品性，备受历代诗人的青睐与褒奖。
唐代著名大诗人白居易，在《玩迎

春花赠杨郎中》里写道：“金英翠萼春寒，黄色花中有几般。恁君与向游人道，莫作蔓菁花眼看。”诗作以白描手法，勾勒出迎春花朴实无华的风貌，赞美了迎春花不同群芳的格调。北宋史学家、散文家刘敞的《迎春花》：“秣李繁桃刮眼明，东风先入九重城。黄花翠蔓无人顾，浪得迎春世上名。”赞叹唯有迎春花，第一个点燃了春光世界。而那些被世人大大加赞赏的桃李们，都还睡意未醒呢。北宋政治家、词人韩琦的《迎春》：“覆阑纤弱绿条长，带雪冲寒折嫩黄。迎得春来非自足，百花千卉共芬芳。”以烘托对比的辞藻，颂赞迎春花——不仅具有傲霜斗寒、凌雪竟放的坚强，更具有争春不骄、谦逊低调的性情。
站在春天里，拂着和煦的春风，迎春花摆动起柔软的枝条，风姿绰约地迎着暖暖的阳光，似一盏盏盛满春光的小酒杯，在空中跳起了欢快的舞蹈。花海的深处，是牵着牛儿、羊儿魂魄的村庄。牛鞭点燃朝霞的悠闲，尾巴后面拖着芳草如茵的村路。芽苞欲裂的村树，则以巨大的身影，包容着村庄的安详。炊烟悠悠，从时光的指缝里漫出，梳理着农家生活，把日子萦绕得有滋有味。
迎春花开了，一丛丛、一簇簇，黄澄澄、明艳艳。春天，能不开始吗？

处，其下垂的枝梢，也一定呈上扬的姿态，与柔情蜜意的垂柳相比，它们多了几分阳刚之气。正因为此，在迎春花年年爆金枝的时节，它们展示的往往是瀑布一样的气势。迎春花，还是勇敢的花儿。经过冬天霜雪的考验，有些枝条确已干枯，但覆在上面的新枝，一定比枯枝多得多；许多的叶子，尽管也落了，但谁能说，迎春花的枝条上缺失过绿色的叶子呢？迎春花，还是极有责任心的花儿，乐于奉献的花儿。它们以敏捷的速度，从望春的蜡梅那里，接过接力棒，抢先给人们，传递出春天的讯息。
迎春花儿开，更是人间的苏醒。像极了老人们的心思，在春光融融里，愤愤而出。是哟，岁序更替，华章日新，掠过老人们胸腔的，是像迎春花一样内敛的生命力——与世无争，淡定而居。这气息芬芳的迎春花儿们，也吻合着老人们心灵深处，那份微微颤动的岁月激情——一种不炫耀自我的凝重与豁达；一种恪守本真、遗世独立的高洁风范。老人们瞧着和风和煦下的迎春花，更有种说不出的温暖与亲切。于是，时光仿佛也回到了从前。他们更加笃定地生出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喟叹。
迎春花，迎春不争春地美好品性，备受历代诗人的青睐与褒奖。
唐代著名大诗人白居易，在《玩迎

草木芬芳

吃完晚饭突然发现车钥匙不见了，餐厅、客厅、玄关到处找，衣服口袋翻遍，一无所获，要知道那上面还挂着办公室钥匙，我不由得焦躁起来。家里3岁多的小朋友没有眼力见儿，对我的情绪毫无感知，跟前跟后哼哼唧唧，只管要冰糖桔子吃。我不耐烦地说，你要是帮妈妈找到车钥匙就给你吃。没想到这家伙马上堆起一脸笑转身就跑，我赶紧跟上去。果然，顺着他跑的方向，我看见那把办公室钥匙悬在书桌抽屉的钥匙孔里，孔小钥匙大，大半截还露在外面，汽车遥控器就那么命悬一线地吊在那里，尴尬又委屈。我一把扯下钥匙，气得想揍他。

看看时间我前后已经找了快一个小时，晕头转向，这一个大小时的大好时光我干啥不好啊？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浪费了。我剥好桔子丢在他碗里，看他得意地抓起来往嘴里塞，吃相极其难看，心说我是欠你的吧？可是面对这样一个小人儿，你的一生又要花多少时间精力给他，这一个小时又算得了什么？

二
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太难估算，因为这种成本不仅是经济上的，更是时间和精神上的。年轻时听人给闺蜜介绍对象，说你看人家爸妈多年轻，以后好帮你们带孩子。我们嘴上不说，心中却满是不屑，俗气！是找对象还是找婆婆妈呀？到了一定岁数以后，才发现那是过来人说的真理，年轻不懂事的那股傲气终要被现实啪啪打脸。

老大小幼儿园时，我们出差频繁，老人身体欠佳，家里人手奇缺，为了接孩子我们绞尽脑汁统筹力量逐日排班。当然我也曾在幼儿园门口看到过人家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六个大人接一个孩子的壮观场景，不由感叹这世界真是不公平，早的早死，涝的涝死。在接孩子的队伍里，曾有一个年长我十岁的大姐跟我吐槽，本来两口子说好要“丁克”，过自由自在的生活，可是岁月流年，丁着丁着，终抵不住社会舆论和家庭的压力，还是要了孩子。这个迟来的小姑娘人美嘴甜，每次放学叽叽喳喳围着妈妈有说不完的话，每每这时我真想问她，这个孩子的到来到底是欢乐多还是烦恼多。

怎么说呢，从一个孩子降生的那天起，温饱冷暖，学习成绩，性格养成，求职就业，婚嫁嫁娶，一路走来，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问题，你永远有操不完的心，忙不完的事。

三
只要我在家，3岁多的老二几乎跟我寸步不离，陪他看书，陪他玩玩具，陪他各种闹腾，每天早上只要发现妈妈起床了就跟装了雷达一样立刻翻身醒来，叽叽歪歪，从温暖的被窝里爬起来，强忍着瞌睡，龇牙咧嘴，摇摇晃晃地跑进卧室找妈妈。相对于黏糊糊的老二，高出我半个头的老大未脱稚气却已有主见，交流对话还得看他的眼色。学期末，学校连假期具体时间都没通知，他就决定大年初五即要离家到外地参加一个集训。朋友说你可真舍得，可这完全不是我舍不得的问题，这个一米八几的小伙子站在我的面前说这件事时，更像是通知而不是商量探讨，他早已不是那个对我言听计从的小男孩，有自己的思想、观点、认知，有自己作决定的果敢，我仰视他的脸，听完他的陈述，除了表示同意还能说让他留下来陪我好好过个年？

四
儒家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父母给予孩子的一切都是恩德，是要知道报恩的。因此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孝道自古被称颂，可是物极必反。汉代的举孝廉，初衷是好的，发展到后来却已经变质，有人为了凸显自己的孝道，打破服丧三年的传统，服丧六年甚至二十几年，只为获得名声，从而入仕做官，孝道成了工具。万历年间的进士徐光启和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结果他的父亲突然逝世，他必须回家守丧三年，三年后，徐光启返回，利玛窦也已经去世，结果直到200多年后，《几何原本》才在清朝中期翻译完成，孝道成了羁绊。

而关于报恩，另一种声音说，每个孩子都是未经许可被父母擅自带到了这个世界上，孩子从没有求过父母生养自己，同时抚养孩子是父母法定义务，根本不存在报恩的问题。在这两种观点面前，我更同意折中的观点。养育孩子这件事，养是法律要求的底线行为。而除了“养”以外，“育”才是这个概念里重要的一环。而讲“恩”应该是从自己出发，不是要求别人。就像我帮助你，目的不是为了让你还情给我一样，对孩子来说，他认可自己的家庭，因为良好的家庭教育让他拥有更宽广的人生，自然可以认为父母有恩于他；反之亦然，父母对孩子不好，或者仅仅保障了法律限度内的基本生存，孩子当然可以不认为父母有恩于他。

家里的小朋友此时吃完了冰糖桔子，心满意足地仰脸对我说，妈妈我爱你。我问他，等我老了你还爱我吗？他说我永远爱你，眉眼间满是笑意，我又问永远有多远？他只是傻笑答不出来。我也笑了，永远有多远？守住当下即是永远。当他需要时给予我所能够的帮助，当他想展翅高飞时不成为他的羁绊，爱他但不以为他自己生活的全部，双向奔赴，彼此成全……

生活记趣

与你同行
王丽红